

摩洛哥的那些社会百态

江琪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国家为摩洛哥

进入摩洛哥

在来摩洛哥以前，我对这个国家的印象只停留在朋友圈里大家分享的“蓝色小镇”、电影《北非谍影》以及贝蒂·希金斯（Bertie Higgins）根据电影创作的《Casablanca》。出国前，为了对这个国家有更多了解，我特意恶补了一下保罗·拉比诺（Paul Rabinow）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和苏珊·米勒（Susan Miller）的《摩洛哥史》。通过这些书籍影像资料，在脑海里搜索了一遍我曾去过的中东君主制国家后，我初步判断摩洛哥应该是一个从生活方式到建筑风格都最大程度地保留了传统元素的国家。但来到摩洛哥后，我发现如果拿其它的君主制国家做类比，摩洛哥给我的感觉更像是一个融合了海湾君主制和约旦君主制的国家。

下了飞机，朋友带我去了一家位于哈桑二世清真寺对面的法式餐厅吃饭。“在摩洛哥，法式餐厅随处可见，你会发现摩洛哥就是一个小‘法国’。”朋友向我介绍道。我问，“这和这个国家的殖民史有关么？”，朋友向我解释道，“历史是一个原因，地理上的相近也不可忽略。摩洛哥的精英阶层大

部分从小就学习法语，大学一般会去法国念。我接触到的摩洛哥人，我们在谈业务的时候都说法语，他们中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是欧洲人。”这样的解释并没有消除我的疑惑，反而让我产生了更多的疑问。在这张疑惑的网格上，历历在目的是人/与人、语言、信仰、食物等承载社会百态的最基本元素。



图1 位于卡萨布兰卡哈桑二世清真寺对面的法式餐厅 作者提供

保姆亦“家人”

我居住的地方位于拉巴特中产阶级聚集的艾格达尔 (Agdal) 区。在小区里，从酒吧、酒庄、咖啡店、传统小吃店、快餐店、银行、药店到私人诊所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且同一类型的店铺不会相隔很远。如果想要去远一点，出门可以乘坐有轨电车或打车，且不需要等太久。社会发达程度依此可见一般。而我的房东玛丽（化名）是一个有着多套房产的中产阶级，除了一套自己住外，其它的用于出租。

有一次我去拜访她，在她家里见到了她的保姆阿伊莎（化

名)。与其说她俩是雇佣关系，不如说她们是见证彼此成长的姐妹关系。阿伊莎 15 岁便来到了玛丽家，是一个常年身着摩洛哥传统服饰的穆斯林，而玛丽则是一个在法式教育体系里成长起来的穆斯林，她在上世纪 70 年代就已穿西式裙子上学。玛丽的孩子则是在美国教育体系下成长起来的穆斯林，目前已在美国娶妻生子，从事财经类的工作。除了周六、周日和特殊节日外，阿伊莎都住在玛丽家。我和房东之间的大部分联系是通过阿伊莎，如，每月交房租时，房东会派阿伊莎过来取。一开始，我对她们之间的信任程度感到讶异。在了解了她们的相处时间，在听到玛丽的孩子给阿伊莎打电话问候，在听阿伊莎分享玛丽的孙子是如何在电话里说他们想念她做的蛋糕后，我明白了这份信任的背后不只是契约精神，更是几十年间亲情式的积淀。当然，玛丽和阿伊莎之间的相处模式并不是个例外。在艾格达尔区，像玛丽这样的中产阶级有很多，他们与家里保姆也多是相处几十年的伙伴。



图 2 摩洛哥的有轨电车 作者提供

疫情之下坦然的保姆

疫情期间，在房东的叮嘱下，阿伊莎会定期给我送生活补给。在摩洛哥三月份刚暴发疫情时，我曾问她：“疫情在摩洛哥传播速度这么快，你害不害怕？”她说：“安拉保护着摩洛哥，我们的国王也保护着我们，情况会好起来的。”在6月份疫情出现好转时，我曾感谢她说：“这段时间多亏了你照顾玛丽和我，没有你，我们可怎么办？”她说：“你知道么，我每天都礼拜祈祷，所以我的身体特别健康。你放心吧，有我和玛丽在，我们会保护你的。”在11月底，摩洛哥媒体报道政府将于12月中旬开始给国民接种中国产的疫苗。阿伊莎听到这个消息后，兴奋地对我说：“你知道么，我们马上就要接种疫苗了，摩洛哥的疫情很快就会好转了。”除了上述三次比较有代表性的谈话，我们也讨论过中国、摩洛哥、美国和欧洲对疫情的管控方法。从阿伊莎的身上我观察到，对于变化的世界，内心的笃定使得她以积极乐观的心态看待世界。

坚持使用阿拉伯语的官员

我曾经协助穆罕默德五世大学的穆斯塔法（化名）教授接待了一个前来考察的中国团队，活动的其中一站是到摩洛哥议会与一些政党的负责人进行交流。那个团队里有一名专门负责交流的法语翻译，但是当天摩洛哥的政府官员却坚持用阿拉伯语介绍摩洛哥的政治结构和相关政党的发展史，于是我便临时担任了讨论会的中阿交传。事后，我问穆斯塔法教授：“那些官员都会说法语，为什么在和他们介绍了有专门的法语翻译的情况下，他们还是坚持说阿拉伯语呢？”教

授解释到：“因为我们的宪法规定阿拉伯语和柏柏尔语是我们的官方语言，他们代表的是摩洛哥政府，所以会用阿拉伯语而不是法语发言。”通过这件事我了解到，一个国家的民族属性可能会在一些场合被人为地淡化了，但是在另一些更为重要的场景下，却尽现民族尊严。



图3 摩洛哥议会的内景 作者提供

社区中的酒吧

每逢节假日，伴随深夜酒吧的音乐声，喝醉的人们从酒吧出来时仍然带着未尽的叫嚷声以及酒吧内众人观看足球比赛时的沸腾声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周围人对酒吧的接受度。虽然社区的一些人在酒吧的上方挂了用阿拉伯语书写的抗议酒吧的横幅，但这些在伊斯兰教法里被列为禁忌的事物依旧存在。我不知道酒吧里到底有多少摩洛哥人，但朋友的一次生日聚会让我了解到酒吧的服务人员都是本地人。我曾问过我的一个学习伊斯兰教法的摩洛哥朋友：“如果那些酒吧的

服务人员信仰的是伊斯兰教，那他们会如何看待酒吧的工作呢？”他回答道：“摩洛哥的失业现象是很严重的，对于他们来说，那是他们养家糊口的工作。”“那在摩洛哥的法律里，酒吧的存在是合法的么？”我接着追问。“在伊斯兰教法里，酒是被明令禁止的。但是在摩洛哥的世俗法里，经营酒吧需要有营业执照，这个营业执照的审批是很严格的。”他答道。



图4 酒吧上方张贴着抗议的横幅，横幅左侧的图像是摩洛哥的国旗，右侧是现任国王穆罕默德六世的照片 作者拍摄

法式餐厅与传统小吃

对于法式餐厅在摩洛哥的每个城市是否都“遍地开花”这个问题。我目前的观察是，前者的普及程度取决于后者的商业化程度。在卡萨和拉巴特这两个高度商业化的城市，周围建筑的风格和法式餐厅的数量一度让我回忆起在欧洲的旅游经历，但每天宣礼塔定时传出的诵经声，极具摩洛哥特色的马赛克，旅游景点恢弘的历史遗迹又时刻提醒着我身在何处。而在伊芙兰、梅克内斯和菲斯这三个著名的旅游城市，

景点定位的不同影响着城市中餐厅的种类。在素有“小瑞士”之称的伊芙兰，大雪过后漫步在城市道路间，欧式风格的餐厅随处可见。在古城梅克内斯和菲斯，摩洛哥的传统美食往往会引得游客驻足观看购买。由于疫情原因，我还没来得及游历摩洛哥南部的城市。据我从事旅游业的朋友介绍，摩洛哥南部城市的传统餐厅会多一点，而且今后旅游业的发展会更突出传统文化的特色。“摩洛哥的游客绝大多数来自欧美，他们最常去的是历史景点和有摩洛哥特色的地方，他们购买的多是摩洛哥传统的手工艺品，摩洛哥的传统小吃也比较受他们的欢迎。所以要想使旅游业保持竞争力，就得深度挖掘传统文化。”他解释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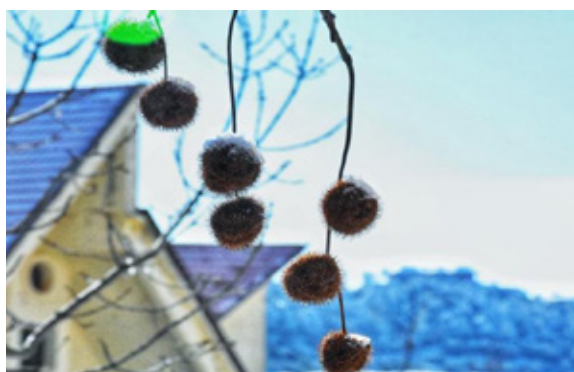


图5 雪后的伊芙兰小镇 作者拍摄



图6 梅克内斯的历史遗迹 作者拍摄



图7 古城菲斯 作者拍摄

写在最后

虽然疫情减缓了我探索摩洛哥社会的进度，但也让我得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摩洛哥的社会百态。我相信，在未来，我会带着诸多问题继续去观察摩洛哥社会。通过观察不同的人/与人、事、场景，去拨开摩洛哥社会的面纱，发现摩洛哥社会的更多可能。

本篇责编 李宇晴 文字校审 许帅